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策問

策問七首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

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别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

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

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宫王族之國邑幾數民

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

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

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令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令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

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令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

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

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茍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禄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

制禄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

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
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
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
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
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
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孰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

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與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宜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

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屈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

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
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
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
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
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
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
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
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

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共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

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　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嚳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巳也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巳也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遷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

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令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録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

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
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
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

微不傳而士
流困窮有至糟粺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
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
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
羞循理為不能不知𥚃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
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

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因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

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

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諸侯將而不任以事裁滅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國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

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

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興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顧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

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録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旌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

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氷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為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為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令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敷厖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

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鍾磬羲和治歴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

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閒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

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轍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

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隂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隂豈坐受縳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説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禄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耶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

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已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顔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彊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

中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獘浮虛而無實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

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獘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

用之具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為不少矣其治曽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為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

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三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攽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烏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為稱猶患其赴之者衆則為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

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為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尚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省風俗朴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從始

策問一首　晁詠之

問六卿之職既廢選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或文

具易與唐太宗嘗欲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自舉庶幾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勸太宗行仁義其治應響荅固有志於古者至是乃云不可復何耶夫賓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攷而知也彼以為不可復者其說果安在耶今以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夥繁其選不過三歲之詔是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觀賢不肖使各當其位乎前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

矣然詔下之日請謁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畢矣而見黜者又十八九特幸哀憐與之一官而其法遂廢不用辟置之員歲增於舊一職之屬多至十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是皆近古矣而其効止如此又何耶今欲公天下之選盡人材之實兼古今之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宜必有術矣其務終始究陳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時鑑 柳開

雍熈三年冝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粟氏因之會其族南刼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歳不寧太守擇中貴臣二人涖全邵州以静之明年春粟氏來

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隣德處
險近賊蜀難通軺具莫容舠嘯萬羣姦擢壘倒闕象踣
圜矣蛟斃觳巳蠆織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國
逸集鴛誠捷懷餌受緤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譏具克慝怨
曜興禍貪忿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悦
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文王不補積滓非污來紆往

亟愚眛猜𥈤跡昭事著魏國動裕平原曠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攸宜昏樂在時刋文無窮作
誡永終

敗諭　　　　种放

吳道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於時或
瞋目而坐或昂目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
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道若冥行於莽蒼
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

屠之學於是化為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穎悟於其教獨能抉摘端緒窺窮疵隙又傍覩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為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

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即皇極大中之道棄恠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為順乎為不順乎爾能吐甘肥食蔬糲脫綺纈衣布褐出廣廈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輩流狺狺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挺然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褎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其儒也而浮屠楊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敗

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咸能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學仁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爲人蠱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揚子云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

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

以䫜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葢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

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

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葢始於

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

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

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

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

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為黄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斵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繂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

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繂去碑者縱下之時也

祭儀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

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

禮曰賓自碑内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宫必

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

者乃葬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

取其堅且从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

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懐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易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

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廹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

可也鋮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頼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

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説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茍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凡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

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書異　　丁謂

淳化元年許夏旱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以為神龍所經蹤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吁可憫也春秋書災異於其國之君膺之談有流變則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䟽往而修來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謫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

位災異屬之則曰非吾土也其天王膺之又曰在吾治內吾將聞之示吾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倚之事有善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歷數在人主之修復也忌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訪卜史也斷歷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聞之而審之以貶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思天怒也況若此之異耶茍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哉仲

尼書之於經葢乘訓也況目之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為政者將遑天乎嗚呼欲共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同

荀況死舊矣其言存于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囂魏牟首之陳仲史鰌次之墨翟宋鈃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材劇志大聞

見雜愽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

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

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

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宫火有焚其先人之瘞廬三日哭夫宫廟之與廬舍猶然況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貍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

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斷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窓如四夷

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望歲　　高弁

高子以民荐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為聖七載大旱無損湯之為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之世也遇于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斂之

於饒而民不以為暴施之於不足而官有羨穀士農工
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
令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髠褐卒夫
天下無數皆農所為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乘法淩遲
或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
而甘食鮮衣者日寖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矣
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寖則分
爭之不足則其斂於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時之

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刼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能曲巧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茍未如意則非其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矣而可為罔罟以漁旱誠災也而可為澆溉以田倍力為之半法而輸之民且安焉

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得而耕雖有條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蓬蒿茂而豺狼寇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煞人民不足以止其貪上有無時之求中有剥削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飢寒矣聚斂之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於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内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

可亂也波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腹腹其未滿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過於今世也過於今之世則離也

戮鰐魚文　　陳堯佐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

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
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
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
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
吏楊煦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
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
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
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鰐魚恃遠與險毒茲物律殺人

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嘗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輙止伏不能舉縣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聚觀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

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令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諾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

曰

水之惟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煢煢母氏

俾何說兮予實命吏顔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蹻蹻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令而後津其廓兮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顔籀為史游序

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
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
女曹庶幾賢於愽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丕統天下定
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
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
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劒陜涪幽駢聲相
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

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悲永郢鼎頼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宥湊憲究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間句絳蔣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棣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康潭儋南句嵐鹽甘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

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具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
於口於是有岳鄂亳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
蘄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窂句右皆叶
邛通龍洪蓮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連綿澶安延丹
端句宣檀驪蘭淄田繼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
鄜扶儒禺句十皆十四泰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
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

涇寧昇滎檳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洪虹全泉繡秀易冀渠衢歸嬀龔恭汴辯涼梁祁岐鄯單宿肅磁慈濰維峰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備以足之劒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

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撿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録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儒辱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

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虚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始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争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

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藴崇絶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

其冠縰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玆千餘歳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補趙肅兖州學教授詞　宋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内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令肄業之彥裒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根闑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

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續謚法 劉敞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

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

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爲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黄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誄尼父合於謚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

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殆庶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惠也愚智適時曰俞甯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仗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皙曾點

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有德疾憂曰冉伯牛
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更逸反
性敦禮曰況荀卿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墨子救攻
上開曰鈃宋鈃獨善為我曰居楊居子危言日出曰周莊子潔
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董仲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
死善道曰勝夏侯覃思寡欲曰雄揚子審音知化曰曠巧歷
絶倫曰衡張子平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
實録曰遷司馬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巳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

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令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知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

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齊七日使萬人没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鬬之皆欲得之與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趨

向不度可否號吁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達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

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

奇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

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

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

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閔習

王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

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

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興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愽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

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陂有徳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凡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揚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年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徳行髙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

不乏馬至昌邑始大著閒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先允為鎮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享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

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户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園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園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為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忌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為凉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顧為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

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髙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
天寳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廵以睢陽抗賊自以不
及廵推廵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乏無助責茶紙以
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獎其鋒也卒與俱
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
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馬儒生裯沉毅有信仕江南李
氏參德化主軍事裯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累嘗羇
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吁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

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遜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遜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

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垍為進士逊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氏歎奇之以為崇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為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毋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黄州録事參軍恹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

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先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顔村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

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别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藴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乎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

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

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賛易也非別為書以興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

之制安在其賛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
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
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
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
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
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
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
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

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

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獘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

類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獘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

事已寛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

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

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

俗云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莫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勠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

然則行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廼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

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令諸公之言如是甯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歴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賔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曽公亮問青所以為

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

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廼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

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茍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輙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

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阸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

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

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

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

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

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

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

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

遂皆披靡相枕籍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

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